

蔡骏^著

长篇游戏幻想
推理小说



生 存 游 戏

一位因任务失去至爱的警官

一位被查出脑癌的编程天才

一位行踪诡秘的脑神经科医生

共同进入这场生死攸关的生存游戏
在数字游戏中触碰记忆深处的罪恶

揭开尘封已久的真实

蔡骏
◎著



生 存 游 戏

CNTS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宛如昨日：生存游戏 / 蔡骏著 . — 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7.4
ISBN 978-7-5404-8002-8

I. ①宛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9692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长篇小说 · 悬疑推理

WANRU ZUORI : SHENGCHUN YOUXI

宛如昨日：生存游戏

作 者：蔡 骏

出版人：曾赛丰
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：毛闽峰 李 娜

策划编辑：钟慧峥 张园园

文案编辑：王苏苏

营销编辑：杨 帆 周怡文

装帧设计：SilenTide

版式设计：张丽娜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：306 千字

印 张：22.5

版 次：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002-8

定 价：3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[目录]

contents

第一章 灭门案 / / / 001

看到这张脸，第一感觉是春风十里，第二感觉又冷若冰霜，随时会融化，随时也会碎裂。她不畏惧别人直视的目光，反而直勾勾地盯着你。像一对黑洞，穿过屏幕，让你无处躲避，缴械投降。

第二章 葬礼的昼夜 / / / 011

越过夏日茂密的树林和围墙，她望见巨大的摩天轮，在废弃的园子里，仿佛史前怪兽的骨骼……

第三章 死神归来 / / / 021

全身短短的皮毛，发出乌黑的光泽，就像重金属摇滚的标配。它有一双铜铃般的圆眼睛，老友似的盯着她，并认出了她。

第四章 深夜来客 / / / 037

有一种传说，在魔女失踪十八年后，她将在南明路上复活，死神为伴，发红如火，发红如血。

第五章 盛夏七夕 / / / 049

木马还在，只是几乎掉光了油漆，有的马头坠落到地上，只剩下无头骑士，有的背着巨大的娃娃，好像里面藏着幽灵。

第六章 魔女归来 // 073

有人说，焦天乐来到这个世上，是因为焦可明前世作孽，这辈子遭到报应。但乐园不这么觉得，他认为这只是每个人命运不同，有的人向左走，有的人向右走，难免会在路口遇上死神或别的什么。

第七章 黑色石头 // 087

转瞬间，阳光变得格外强烈，透过杂草丛和夹竹桃枝叶，照在两块黑色石头和布娃娃上，照在复活的魔女的红头发上，也照在三十九行红字与一行黑字上。

第八章 死神的眼睛 // 105

人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掉进一口深深的枯井。幸好屁股着地，但她没力气再爬起来，往四周摸索全是粗糙坚硬的墙壁，也许是鬼屋里某个机关。

第九章 阿努比斯神 // 119

阿努比斯，负责末日审判之天平，在天平的一边放羽毛，另一边放死者的心脏，如果心脏与羽毛重量平衡，此人就可以上天堂。如果心脏比羽毛重，这个人就是有罪的，会被打入地狱，成为魔鬼的晚餐。

第十章 流浪猫狗女王 // 137

成群结队的流浪猫狗，喵喵与汪汪，欢快地谦卑地欣喜若狂地顿悟般地，围拢到十八岁少女的身边，庆祝十八年后，新的女王加冕……

第十一章 悲惨世界 // 157

我的少年时代，就像这只流浪的老鼠，在不停的转学、退学和跳级之间度过。但我从没来过南明高中。就连南明路，也成了我的厄运之地，好像每次去都会有人死掉。

第十二章 疯人院 // 183

关在这里让人衰老，就像凡·高割掉耳朵以后，在疯人院里的自画像。刚满四十二岁的她，仿佛戴着五十岁的面具。

第十三章 复仇日 // 207

开过一座大桥，她看到涨潮中的宽阔河流。密布的厂房与龙门吊，成片的过夜驳船，灯光倒映在黑暗水面，犹如漂浮的银河系。

第十四章 邪恶存在于过去，邪恶也存在于现在 // 225

她想起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的开篇“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”。

第十五章 流星之夜 // 247

靠近北斗七星的位置，出现彩色的火流星。英仙座流星雨，时速可高达五十九公里，接近半数都有尾迹，亮度接近于金星，整晚划过上千颗。

第十六章 木乃伊 // 265

穿过摩天轮与旋转木马，鬼屋不复存在。两台挖掘机深入地基，当年是南明医药化工厂的大烟囱。现场亮起刺眼的灯光，警犬的吠叫声，宛如一百个死神在叫。

第十七章 父亲的选择 // 293

五年来，他一直想着为女儿复仇。始料未及的是，一旦真凶就在眼前，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杀人的胆量。他已做出了决定。

第十八章 怪物之地 // 317

终于，轮到他摔倒在泥泞中，被这片怪物之地拥抱。满世界冰冷的雨点，如万箭穿心。还有死神的舌头，盛夏的红头发，乐园还是他妈的那么帅。

第十九章 病人们 //331

有的人，身体是畸形的，心灵是健康的；有的人，身体和心灵都是畸形的；而最可怕的一种人，身体是健康的，心灵却是畸形的。

尾声 //349

〔 第一章 灭门案 〕

看到这张脸，第一感觉是春风十里，第二感觉又冷若冰霜，随时会融化，随时也会碎裂。她不畏惧别人直视的目光，反而直勾勾地盯着你。像一对黑洞，穿过屏幕，让你无处躲避，缴械投降。

诺查丹玛斯在《诸世纪》预言：1999年盛夏将迎来世界末日。众所周知，地球照样转动，千年虫没惹来太多麻烦。“9·11”改变了世界，萨达姆被他的同胞绞死。姚明去了NBA，刘翔为黄种人制造奇迹。四川地震同一年，张艺谋在鸟巢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，国际金融危机紧接而至。“阿拉伯之春”爆发，古玛雅人的2012放了鸽子。普京大帝拿下克里米亚，ISIS卷来欧洲难民潮。小李子捧起奥斯卡，村上春树依然陪跑，得诺奖的竟是鲍勃·迪伦，叶萧最爱的沃卓斯基兄弟变成姐弟最后变成姐妹。

2017年8月14日，距离诺查丹玛斯预言的世界末日，已过了十八个年头。

浓雾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弥漫在这座两千多万人的都市。

清晨六点，叶萧打开大光灯。电台里讲巴勒斯坦又爆炸了，主播平静地报

出死亡人数，像上证指数又失守的点数。周一的十字路口，密密麻麻的刹车灯，照表弟的说法像“东莞的霓虹”。急刹车，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尖叫。消防车红得似血排到了路口，衬托着看热闹的大妈们。

救护车没来，运尸车很扎眼。叶萧沮丧地按下车窗，隔着氤氲的雾气，只见二十多层的居民楼。七层某扇窗户附近的外墙，已被熏成焦黑色，消防队喷射的水流恍若瀑布，邻居全遭无妄之灾。这里如浓烟滚滚的火葬场，兼有撸串的烧烤味。

电梯停了。逃生通道，大肠般幽深。消防水沿着台阶肆意漫延，冲洗掉许多重要证据。叶萧抬起鞋底，发现一根粗硬的黑色毛发，不像人类的。

“到处都能见着这些狗毛。”

“什么狗？”

刚毕业的小警察，被叶萧眼里的血丝吓住，不由自主后退：“上去就能看到了。”

七楼让人窒息。四面墙壁都黑了。戴着口罩的鉴定人员，犹如蚂蚁进出巢穴。叶萧的裤脚管和袜子被浸湿，也许还沾上了些许尸体组织。他坚持不戴口罩，让鼻子嗅到所有细节。两室一厅的公寓房，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。先是熊熊烈火，然后是消防水，家具摆设已面目全非，只依稀可辨玄关、卫生间与厨房。

被害人横在客厅的地板上，黑色遗骸缩成一团，大片皮肤被烧焦脱落，但能看出一张扭曲的脸。

地上有堆新鲜的呕吐物——某个年轻警察的早餐。叶萧骂了一声，低头凑近死者的脸。

三十来岁的男人，年纪与叶萧差不多，身高体形已无从判断，重要的是，眼睛还睁着。

死不瞑目。

眼镜片破碎，部分眼白保留，玻璃体被灼烧得暗淡干枯。叶萧嗅到死人身

上的气味，几只苍蝇已飞来产卵。一瞬间，他做出判断——死者不是被烧死的，在着火前已经死亡。

谋杀。

起火点在客厅角落：草席和窗帘，虽已成灰烬，但有残迹可循。没发现汽油等易燃物。

书架上有许多书，可惜大多被烧了。幸存的支离破碎，有些计算机专业书，更多的是小说，雨果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卡夫卡……死者有良好的阅读习惯，而你们要小心了。

桌上有本小簿子，几乎被烧成灰烬，焦黑破碎的几页，只能看清一串数字——

21 (227、20、2) (105、6、10) (318、24、15)

房间里到处是男主人的字迹，潦草大气。这行字却是工整娟秀的女人手笔。叶萧把小本子（严格来说是本子的残骸）放入证物袋，准备去做笔迹鉴定，也许很重要。

有人在背后说：“叶警官，不止一个死者。”

第二具尸体，在里间的卧室。是女人。她躺在床上，完好无损，仿佛刚睡着，穿着米色睡衣，没有表情。三十出头的少妇，并不漂亮，体形微胖，是你在地铁电梯的扶手边，或是超市收银台的排队长龙里，随处可见的那种普通人，连死亡都是无声无息。

正如大多数火灾遇难者，她不是被烧死的，而是烟雾造成的一氧化碳，吸入后与血红蛋白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窒息而死。当时，卧室空调正在运转，门

窗紧闭，烟雾带着死神从门缝钻进来。相比客厅里的男人，她死得毫无痛苦，这算不幸还是幸运呢？

第三具尸体，让叶萧的心脏瓣膜微微抽动，他捏起拳头，又慢慢松开。

那是一个怪物。

年轻的警察晕了过去，叶萧厌恶地皱了皱眉。

怪物躺在床上，只有半个脑袋，眉毛往上就没了，像被人用电锯截掉一半，又像个切开的西瓜，却看不到红色瓜瓢。所谓头顶，竟是一层平平的薄膜，不晓得脑子在哪里。但这不是死因，而是先天畸形。

叶萧调整呼吸和心跳，轻轻绕到床的另一边，生怕惊扰这两具尸体。

不，它不是怪物，而是一个男孩，四五岁的体形。

它——对不起，是他，躺在妈妈身边，安静地睡着，嘴角甚至有一丝奇怪的笑容。

怪物的微笑。

叶萧感觉这是对他的嘲笑。他胃里翻腾起来，尽管已有心理准备，放弃了早上吃面条的计划。

“造孽啊！”

在死亡现场拍摄的警察轻声念叨。跟床上冰凉的少妇一样，不会再醒来的畸形孩子，也是被烟熏得窒息死亡的。

死者身份已确认，客厅里的第一具尸体，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——三十五岁的焦可明。

卧室里的第二具尸体，是焦可明的妻子，三十二岁的成丽莎。

第三具尸体，死在妈妈身边的先天畸形儿，是焦可明与成丽莎夫妇的独子焦天乐，五岁。

灭门案。

叶萧在笔记本上写了三个字。

回到烧得最惨的客厅，他抓住空中飘过的一根黑毛，放到鼻子前嗅了嗅：“那条狗呢？”

厨房的马赛克地砖上，趴着一条黑色的狗。

巨大的狗，即便盘着四肢，缩成一团，也相当于大半个成年男人。目测有四十到五十公斤。它覆盖着一层密集的短毛，从头到尾一身黑色，只有眼睛上方有两撮白毛。长方形脑袋，瓦楞形的粗壮嘴筒，耷拉的三角形耳朵。这是条公狗。叶萧想起初中时代，从学校图书馆借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其中《巴斯克维尔的猎犬》的故事让他做过好几晚噩梦。

这条狗已奄奄一息。脖子流淌鲜血，血污像在纸上化开的墨，红黑相间，漫延到叶萧的鞋底。狗嘴张开一道缝隙，好像里头有肉块，舌头与黏液拖出，滴着血丝。它的双眼闭着，胸部还在起伏，不时抽搐几下，发出垂死的呼吸声，仿佛磨盘在人肉上碾过。

子夜刚过，整栋楼被这条狗吵醒，邻居们发现七楼冒出火苗与浓烟。一刻钟后，消防车赶到楼下，消防员打开水枪灭火。有消防员冲到楼上，发现房门开了一半，客厅里的男人已被烧死。

这条狗却是在底楼被发现的，当时它疯狂吠叫，浑身血污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无人胆敢接近。消防员动过击毙它的念头，以免疯狗伤害到居民。但它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，回到七楼案发地，闯进卧室舔着死去的女主人，差点叼走畸形儿——身受重伤的猛犬，想要救活窒息身亡的母子。为了保护死亡现场，几个年轻力壮的消防员，用铁棍把狗赶进厨房，强行锁在里面，直到它失血过多而昏迷。

叶萧蹲下来，歪着自己脑袋，注视这条狗的脑袋。

狗睁开了眼睛。

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就跟叶萧的一样，只是更圆、更黑、更凶狠，像两把锃亮的匕首。但只两秒，又像断了电的灯，渐渐暗淡。它的眼角有团模糊的黏液，也许是泪水。

丧家之犬。

只要看过一眼，便会在大脑回沟留下烙印，无论是因为恶心还是恐惧——这双狗眼。

叶萧认得这条狗！记忆中一具少女的尸体，在摩天轮下的阴沟深处……

“狗快不行了，死了怎么处理呢？”

小警察不敢走进厨房，远远站在门框边提问，害怕狗会跳起来咬他。

“闭嘴！它不会死的！”

叶萧伸手抚摩大狗颈背部的皮毛。鲜血和污水都已干了，手感坚硬粗糙得如同砂皮。他趴在冰冷湿滑的地板上，贴着狗耳朵说话，声音低到只有自己听见：“活下来，你才能报仇！”

“前辈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赶快送去兽医院。这是一起灭门谋杀案！唯一的目击证人，是这条狗！”

一小时后，死者被装进运尸袋。叶萧也坐同一部电梯，三个运尸袋，两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除了自己，没有活人。电梯下降得异常缓慢，灯光忽明忽灭。有个袋子没有拉紧，死去女人的长发掉出来。叶萧帮她把冰冷的头发塞回去，重新拉紧运尸袋的拉链。

突然，小运尸袋打开，畸形儿的手抬起，死死抓住叶萧的胳膊。

电梯里没人听得见，尖叫也不丢脸。但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看着天生只有半个脑袋的畸形儿，瞪着一双不成比例的大眼睛，像斯皮尔伯格电影里的外星人，张开嘴，发出轻轻的童声：“我是怪物。”

忍不住扭过头，他看到烧焦的男人的脸，乌黑的嘴巴轻轻蠕动，吐出带有烟熏火腿气味的一句话：请为我的家人复仇。

电梯门打开，叶萧跌跌撞撞出来，回头再看三个运尸袋，完好地竖在里面，没有任何异样。

唯一异样的是自己这个活人。

十二个小时后。

夏夜迟迟降临，一场大雨落下，乌黑的天空深处，雷声滚滚，像重金属摇滚音乐会，齐声合唱要×翻这个世界。在公安局，叶萧关上窗户，雨点砸在玻璃上，冷硬地噼啪作响。

死者1：焦可明，男，本市人，南明高级中学一级计算机教师。

看到南明高中这个名字，叶萧用手指头在窗玻璃上画圈……焦可明，不仅在南明高中做了十三年的老师，他的高中三年也在那里度过。1997年入学，2000年考入师范大学，2004年毕业后回到母校。加在一起漫长的十六年，南明高级中学，必是灭门案最重要的调查地点。

死者2：成丽莎，女，外省人，普通会计，任职于民营物流公司。

死者3：焦天乐——生于2012年，焦可明与成丽莎的独子。他是个无脑畸形儿，没有头盖骨，只有脑髓，发育极其原始，相当于爬行动物的阶段。

无脑儿是神经管畸形的一种。全世界每年四十万例，中国不幸占四分之一。神经管畸形家族史，不明原因的流产、早产、死胎，化学或放射性物质接触史，还有近亲结婚都有危险。无脑儿一出生就会死，焦天乐却奇迹般地活到五岁。美国有个类似病例，那个家庭受到全世界关注，爸爸妈妈骄傲地带着无脑儿上街，接受大家的祝福和帮助。但那不是焦可明一家的命。

叶萧打了个电话给法医，三具被害人遗体正在连夜解剖，报告出来最快要两周。

对一桩谋杀案来说，有六个不可或缺的元素——第一是被害人，第二是作案地点，第三是作案时间，第四是死因，第五是凶手，最后才是动机。

以上是叶萧的个人总结，按照警察掌握的信息排列顺序。通常还会有第七个元素：作案工具，但不是必要条件。也会有扯淡的案件，只有作案地点和时间，却没有发现尸体，但名侦探或目击者抑或家属，认定有人遭到谋杀，这种案子在我国不多。

作案地点——灭门案的第一现场，是焦可明在六年前买的婚房。当时价格两百四十万元，首付两成四十八万元。焦可明与成丽莎只拿得出十几万元，其余是双方父母用一辈子积蓄补贴的。以小夫妻的工资收入，还房贷要到双双退休为止。

焦可明是个沉默的男人，戴着啤酒瓶底厚的眼镜，每天穿得灰扑扑出门，公文包里装满学生作业。他有一辆排量一点二升的小车，外地牌照，是女方的嫁妆，平常停在小区角落，很少开出门，偶尔接送家人。他的妻子长相普通，似乎没有融入这座城市，从不跟邻居们来往。对啊，要不是这起灭门惨案，谁知道七楼这户人家，竟然藏着一个畸形儿。

那条狗，没在公安局登记过，违反了城市养狗条例，尤其是大型烈性犬。邻居们几乎从未见过它，大概是焦可明一家害怕遭到投诉，只在后半夜悄悄出去遛狗。焦可明何时开始养狗的？如此巨大的猛兽，住在二室一厅的房子，天天与畸形儿为伴，憋屈死了！光吃肉就把主人吃穷了吧。

按照惯例，警方在灭门案现场，清点被害人财物——存折和现金都没少，家里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，符合一个穷教师的身份。

唯独丢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还是南明高中配发给教师的呢。

警方调阅了监控录像。小区的保安松懈，总共三个大门，只有正门有人值班。8月13日，晚上八点三十分，焦可明开着白色小车出门。深夜十一点零一分，这辆车返回小区。电梯摄像头证明，焦可明在十一点零四分进入电梯，回到七楼家中。自此以后，电梯内并无可疑人员出入。

叶萧着重看十一点以后的监控——焦可明驾车返回小区，相隔不到二十秒，有辆助动车紧跟在后面。深夜监控画面模糊，看不清助动车型号，只能看出一个黑衣男子，戴着头盔，年龄与体形都无法判断。

子夜零点，居民们听到接连不断的狗叫声，零点十五分，那辆助动车离开小区，骑助动车的还是戴头盔的黑衣男子。零点二十分，居民们发现七楼的火

灾。零点三十五分，消防队赶到灭火。

保安、邻居、家属、同事们看了无数遍，都觉得这个黑衣男子很陌生。虽然无法证实此人到过案发现场，但只要走楼梯，就能轻松避开摄像头，到七楼也不算太累。而在火灾与消防队喷水之后，凶手留下的痕迹被洗得干干净净，这大概也是纵火的原因。

暴雨之夜，天空划过闪电，震动着公安局的玻璃窗。

8月15日，凌晨五点。

叶萧趴在办公桌上，接二连三做古怪的梦。每个梦里都会出现焦可明烧焦的脸，还有无脑畸形儿的微笑。天还没亮。狂风暴雨让睡着了的城市，像炸了锅的诺坎普球场。专案组办公室，依然只有他一个人。

桌上有部iPhone 5——焦可明的手机，好几年都没换过，现在不值几个钱，在火灾中幸存下来。叶萧用死者的指纹开机，打开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媒体账号。焦可明的微信好友不多，不超过三十个人，除了家人亲戚，全是南明高中的老师和同事。从照片就能看出，他没有跟学生加过微信，只有一个例外——

头像是个少女，染着红色的短发，朦胧的自拍照，光线暗淡，看不清脸，十七八岁，好像一团火焰在头顶燃烧。微信昵称叫“死神与少女”，个人介绍为“将死之人”。

将死之人？

叶萧对她越来越有兴趣，再看相册——

最近一张照片，发布于8月13日，背景是个泰国寺庙，是她跟一个老和尚的自拍合影。红发少女，目光幽深地看着镜头，也在看着叶萧。

下一张照片，发布于8月12日，竟然是个拳击台，两个黑瘦的男人正在对决，其中一个抬起了膝盖，这是泰拳。

第三张照片，发布于8月11日，图片背景是忙碌的机场，指示牌显示“BANGKOK”——曼谷。

焦可明的微信使用频率不高，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对话。其中与他对话最多的，是儿子的主治医生——讨论无脑畸形儿的治疗和护理，何时去医院检查，购买哪些昂贵的药物等等，每周都有好几段对话。有的进口药物价格，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能力，但他从没抱怨过太贵之类的。

叶萧翻到微信朋友圈。焦可明是个沉闷的人，从不发照片，也不给别人点赞和评论。有人甚至在朋友圈里拿他开玩笑，大概忘了他也能看到。

焦可明只转载公众号的文章，并集中在同一个号——罗生门。

这个号人气寥寥，文章阅读量最高只有二三百，但有原创保护和评论功能。文章内容大多是科技评论，每隔两周发一篇。叶萧注意到这些文章的署名：焦可明。

苍穹上的闪电连同豆大雨点，敲得窗户砰砰作响。微信后台证实，“罗生门”是焦可明申请的公众号。最后一篇，发布于8月13日，深夜十点，灭门案发生前夕，只有一张照片——

是个少女。她扎着乌黑马尾，几绺发丝垂在腮边。她很漂亮，十七八岁，纯然野生的漂亮，细瘦但有力量的身体，斜倚在木头门框边。房间里洒满阳光，她的皮肤有一层腻腻的反光，微微刺痛你的瞳孔。黑眸与白皮肤相映，像从二十世纪的杂志封面上抠出来的。看到这张脸，第一感觉是春风十里，第二感觉又冷若冰霜，随时会融化，随时也会碎裂。她不畏惧别人直视的目光，反而直勾勾地盯着你。像一对黑洞，穿过屏幕，让你无处躲避，缴械投降。

如果，照片里的少女还活着，叶萧很想认识她。

她是魔女。